

續資治通鑑

冊五

卷之三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五十四

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闕逢敦牂十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

皇帝

皇祐五年

遼重熙二十一年

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

不受者聽州軍以狀聞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為

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

為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

抃言也傅求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

將己酉命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庚申以知復州

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齎敕告賜

之介貶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帝能優容言事之臣  
近代所希 辛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  
寺太祝趙彥若彥若所對策疏闊下有司攷不中等  
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試者凡十八人有司獨取彥  
若於是又被黜議者謂宰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  
故陰諷有司抑之也 壬戌詔今後每遇南郊以太  
祖太宗真宗竝配 九月庚午以東上閣門使錢晦  
知河中府帝戒曰陝西兵方解民困久矣卿爲朕愛  
撫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爲貴戚子弟晦頓首謝 乙  
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  
樂先是鐘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  
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  
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

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  
黍累爲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  
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  
於古五代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  
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  
常樂比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  
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  
寅以國子監直講胡瑗爲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  
爲戶部員外郎竝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  
司提舉司尙當公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夏  
主遣使進降表於遼甲午遼使南面林牙高嘉努舊  
家奴一作異等奉詔撫諭夏國遼史西夏傳作七月諒祚進  
降表本紀作九月蓋七月遣使九月  
始至耳今  
從本紀

冬十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錄

事參軍路盛追一官勒停盛馬斃怒廢人芻秣失時  
 杖之令抱石立五晝夜又杖之大理寺斷杖八十私  
 罪帝以盛所為苛暴貴畜而賤人特貶之 判太宗  
 正司允讓言宗室生子須五歲然後賜名受官毋得  
 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壬子作鎮國神寶 丙辰  
 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巳以殿中侍御史  
 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帝曰聞卿  
 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  
 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  
 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  
 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留介或補諫署不報尋以為  
 開封府判官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間  
 利害 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為鎮潼軍 十一



月丁卯朝享景靈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  
天地於圜丘大赦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  
於是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元額上減三分永爲  
定式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負庚寅罷  
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辛卯  
遼命諸職事官以禮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歲申樞  
密院十二月丙申朔遼以契丹人充回鶻部副使  
丁酉廣西安撫使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  
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  
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  
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  
卿收殘衆約三千餘人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  
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

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逗留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己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昇而遣方平往帥亦徙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 遼以應聖節曲赦徒以下罪 癸丑詔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激清官吏綏撫人民豈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留爲本路多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庚申以太常博士興國吳中復爲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孫抃薦也中復嘗知犍爲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



面卽奏爲臺屬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

豈薦識面臺郎邪

一攷異李燾曰張唐英政要以爲  
仁宗親問然政要多謨今不取

辛酉

遼賀正日使請觀廟樂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

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

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

歌詠之也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

退 初賈昌朝建議漢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

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

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

二縣爲京畿帝納之壬戌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爲

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

州更增都監一員留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

卽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以王贄爲樞密

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左司諫賈黯建言

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孰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卽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兌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爲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賊盜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一一辨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

春正月己巳遼主如混同江 辛

未京師大寒詔有司卹民之凍死者 壬申碎通天

犀和藥以療民病時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本析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

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留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諡莊  
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使酒任  
氣知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  
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  
宰相丁謂築第敦教坊景宗爲役卒負土第中後謂  
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  
張氏薨妃寵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頗侵后飾嘗議  
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  
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  
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紊政及薨帝  
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宮妃挺  
身從別寢來衛朕嘗禱兩宮中妃刺臂血書祝詞外

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責之入內押班石全彬探帝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為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翼日問宰相既而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移班慰上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向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

（攷異）李燾曰石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彬以為當問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於殿東楹皆劉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為之案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此當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王洙等合謀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攘取以為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喪那得關學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之其實不自拱辰也拱辰特俯從石全彬者耳

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請上

初

裁乃增置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冊貴妃張氏爲皇后賜諡温成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罷追冊不報初賜諡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今恭德之諡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諡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改諡温成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温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壬午遣官告太廟皇后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温成皇后諡冊於皇儀殿百官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外帝



宿於皇儀殿 乙酉帝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進  
名奉慰是日殯温成皇后於奉先寺輜車發引由右  
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輦設遣奠先是詔樞密副  
使孫沔讀哀冊孫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  
制官今温成追諡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  
冊立帝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  
使讀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  
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戊子夏遣使貢  
方物於遼壬辰遼主如春水 詔待制以下丁父母  
憂已聽解官行服今滿百日猶起復其罷之 癸巳  
延福宮使武信留後入內內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  
福宮使爲武信留後它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真  
爲留後者守忠介東宮恩數求之帝欲從其請時高



若訥爲樞密使持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爲節  
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不除真刺史況真節度使乎  
帝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  
一內臣爲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亦  
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真爲留後守忠  
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帝令用浮屠法集  
僧於其家凡四十九日爲之禴禳旣卒贈太尉昭德  
節度使諡安僖特給鹵簿以葬 遼主先獵於雙子  
淀甲午復獵於盤直坡先是牌印郎君耶律陳嘉努  
舊作陳家奴今改逐鹿圍內鞭之二百會耶律仁先薦陳嘉努  
健捷比海東青鶻授御盞郎君 二月丁酉詔禮院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温成皇后皆  
立小忌先是有請立温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

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  
昵之愛至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  
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其不可中丞孫抃累奏論列  
而禮院官亦以爲言皆不聽尋罷之 庚子詔治河  
隄民有疫死者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  
千 戊申太常博士史館檢討野人張芻落職監潭  
州稅詔立温成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  
宰相曰芻獨主茲議宅人皆不得已從之耳芻父太  
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乞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  
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爲外官若舍去此職則可  
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乃言父欲自行仍願  
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免入蜀宰相旣惡  
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 戊午詔乾元

節度僧尼 己未以直史館張揆爲戶部副使 樞密副使孫沔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安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衆 以三司使禮部侍郎田況爲樞密副使 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三月己巳罷爲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爲聲伎之樂舊制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歸第則杜門謝客人稱其謙靜慶歷閒貽永位冠兩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塘泊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議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爲興呼押班